



偷
頤
度
曲

梁君度

最近「穗港澳書畫院」成立，朱永成當院長，作為畫壇同路人，我欣賞朱永成教授的畫作。

當《紅五月》在眼前鋪展，「木棉綻處亦旗揚，古木繁花映路長。」那珠江河畔霧靄的暈染，讓我瞬間感覺到嶺南水土特有的溫潤——這是廣府文脈滋養出的水墨基因，筆下表現的珠江水汽，在宣紙上洩出歲月情懷。朱永成以廣府血脈為舟，在「折衷」的河道裏行得巧妙，正如高劍父當年教導我們這批後輩：「折衷是化古，不是拼湊」，他在傳承與創新的平衡木上，走得穩當。

觀《三臘春聲》時，我能從墨分五色讀出宋人山水的悠遠氣象——這是我們這代學畫者，在摹宋畫時都曾癡迷的意境。但永成兄厲害處，是沒陷入「仿古秀」的窠臼，而是用寫生給畫筆鍛了「真氣」。黎雄才先生和學生說：「寫松要懂松的脾氣，畫水要聽水的聲音。」如今看《三臘春聲》裏的擎天古木茂密蒼勁，飛瀑白龍水色活脫，是天地元氣在蒸騰，不就是「黎家山水」最講究的「筆骨頭、墨血肉」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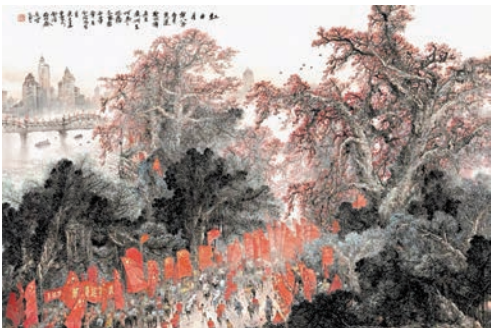
《西關印象》拿騎樓入畫，有如當年高劍父把飛機大炮搬進山水，開了嶺南革新的頭；現在永成兄用花窗鏤耳寫鄉愁，算是把這脈接上了。我知道把建築玩成水墨不容易，他卻用書法筆意把物象拆了又裝：騎樓柱子像篆籀，敦敦實實托着歲

一箋墨畫寫春風

月；窗格像飛白，飄着嶺南的韻味。趙少昂先生教我們「草蟲要畫得精細有神」，永成兄把這股精微，換成了屋宇的韻律，這招轉化，高！

再觀《老城國慶》，車水人歡煙火裏，古街老樹伴旗紅。一下子將國慶的氣氛渲染出來，這讓我想起黎雄才先生畫《武漢防汛圖》，用險峻構圖顯人的厲害。康南海當年喊變法，現在我們用筆墨應和，天道就是要常新！

永成兄畫《驟雨》，把「黎家松」的神兒抓得準準的。潑墨積了七層染，像黎雄才晚年《輕舟已過萬重山》的青綠疊彩又回來了。墨氣濛濛的地方，不是在摹形狀，是在寫天地的元氣在跑；《夜靜》的留白，像月亮潑下來，應了《畫譜》說的「空白不是空，是氣在走」；紅色的石桌上，擺滿鮮花蔬果，帶着一股子溫潤，這是嶺南畫脈獨有的「剛裏藏着軟和」，比北宋山水多了煙火氣，嶺南人就該這麼暖。朱永成的筆墨，已跳出「折衷中外」的老框框，他把石濤「筆墨跟着時代走」吃透了。



● 朱永成作的畫《紅五月》。 作者供圖



姚
雅
音

姚珏

前幾天，我特意飛到北京去國家大劇院觀看音樂會，音樂會的主角就是89歲高齡的指揮大師祖賓·梅塔。當年我在美國紐約念書時，祖賓·梅塔就是紐約愛樂樂團的音樂總監和指揮，是我非常敬佩敬仰的一位指揮家。雖然已經走入耄耋之年，但他這次仍然率領意大利百年名團——佛羅倫薩5月音樂節管弦樂團來到北京演出，讓人驚嘆藝術賦予他的生命力，我特別想到現場親身感受他的指揮風采。

這次他在北京演出兩場，我觀看了7月19日的演出，主題是《命運的回響》，展現的是音樂史上對「命運」這一永恒主題的深刻詮釋。我覺得祖賓·梅塔本人的音樂人生也是這個主題最好的體現，他博採眾長，敢於創新，善於把各國的音樂作品融合為自己所用，寫下了近半個世紀的樂壇傳奇。

很感謝國家大劇院王寧院長邀請我聽這場音樂會，我還有幸與梅塔大師見面。當他知道我是小提琴家的時候，他眼睛就亮了起來，因為梅塔自己也是樂手出身，從小學習小提琴和鋼琴，也曾擔任低音提琴手，因此他一直重視弦樂。從這點來說，我和大師的音樂之路也有很多共鳴之處。看到大師現在需要坐着輪椅，但卻堅持來到中國登台演出，讓人感動。這展示了他對於藝術的堅持，對於命運的堅強。當天晚上的曲目也非常精彩，音樂會上半場精選威爾第歌劇片段，包括他2015年曾在國家大劇院指揮演出過的《阿依達》舞曲，下半

命運的回響

場則演奏柴可夫斯基的《第五交響曲》，呈現對生命苦難與光輝的深刻哲思。柴可夫斯基用音樂表達他的愛情跟憤怒，跟所有人生命運的看法，我想梅塔在指揮這首曲子的时候，也肯定會浮想起自己的人生命運，他的意志堅定，所以能夠到現在近90歲，還堅持在舞台上指揮。雖然他走路不便，被人用輪椅推到舞台上，但他的指揮卻仍然充滿力量、充滿激情，讓人驚嘆。

我從中可以體會到他對於音樂的熱情和執着，更重要的是，音樂的世界中他仍然煥發青春，充滿向上的生命力。看到一位人生暮年的音樂家，對於舞台的熱愛和堅持，真的讓我感動，也給我啟發。他把音樂融入了自己的生命，更是賦予了浪漫的命運。整場音樂會的指揮他信手拈來，把全場都帶入了他的音樂世界，演出結束全場掌聲雷動。我覺得梅塔就是我的榜樣，鼓舞我更好地不斷學習和鍛煉，也能夠繼續用音樂更好地表現我的人生，帶給觀眾更多感悟的鼓舞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祖賓·梅塔的音樂成功也離不開他的仁愛和遠見。他說：「音樂和舞台的意義就是聯合世界的人們。」他始終看好中國，1994年他首次訪華，率領以色列愛樂樂團演出。隨後就多次訪問中國，1998年和張藝謀合作在太廟演出實景歌劇《圖蘭朵》，震驚全球。他說：「對音樂的愛就是支撐我的力量。」時代的英雄如他，不是被一個時代選擇，而是始終有選擇人生的勇氣，始終奏響堅持所愛的命運樂章。



水
過
留
痕

少爺兵

與表侄仔洋洋參觀完山東艦後，與幾位可說是戲曲愛好者友人們茶敘，對山東艦航母編隊訪港，筆者身邊的朋友們都認同「機會難得」，只是大家登艦一睹其風采，取的入場券是不同日期而已！

友人開腔道他們的行程是首到廣州看蔣文端和丁凡的粵劇，然後再乘飛機到內地其它城市。此行他們亦難得知道了戲曲界的一些「冷知識」。友人又說：「在香港我們看的都是粵劇，選擇的也是『才子佳人』戲碼為多，滿足一下心靈對愛情的憧憬，治癒一下情感的困惑，而他們這次看的是京劇，當年京劇大師梅蘭芳所演的一齣《霸王別姬》，該劇目至今仍令不少戲迷永誌難忘。儘管梅蘭芳先生是『男花旦』，但戲迷所關注的是舞台上演員們的表現。有京劇資深的前輩告知友人們不論是戲曲、音樂劇、話劇，演藝人們在演完戲之後，經常都是揮動左右手及躬鞠向觀眾戲迷道謝，原來揮動右手是代表感謝他們的『貴人』和購票入場支持的觀眾，而不少演藝人在舞台上3次觸地鞠躬，最主要是對舞台『有敬畏之心』，感謝演出一切順利。許多人以為這些舉動行為只單是舞台禮儀，其實是戲行（梨園）中人必須要做的規矩，如『按資排輩』返場時，是劇團裏已有千萬戲迷擁戴的『文武生和花旦』，亦不能站於C位。揮動左手就是感謝鄉親父老們的撐場。」

前輩更說，有部分劇團是甚少有「返場」（現稱之為一次又一次的謝幕），因為「落幕」是表示該劇目的演出已完結，再「起幕」就是另一套劇目了！但時移易，現今的戲迷和觀眾為多見「偶像」一面都不惜再不斷呼喊偶像的名字，熱情之聲是「震耳欲聾」，演員受觀眾歡迎，自然多次以個人方式來謝幕，試問哪一位演藝人不喜歡「眾星拱照」？同時這也表示他們在劇團中的地位，而戲迷觀眾通常會等到舞台上的燈光全滅，樂器隊也離場後才散去。由於戲迷觀眾熱情表現，使演員們亦經常被感動得「熱淚盈眶」作90度鞠躬致謝。不過亦有戲曲演員向粉絲呼籲，希望他們的掌聲也送予劇團每位幕後工作人員作為一種支持。

冷知識知多少？



百
家
廊

林東祥

梁野山下的中堡鎮是閩西武平縣地形地貌變化最大的地方之一，它處於巍峨的梁野山的東北坡，地勢落差大，既有梁野山和觀獅山等連綿的高山，也有地勢平坦的丘陵，還有與客家母親河無縫對接的眾多支流，中堡河不到20公里海拔從1,500米（梁野山）直降至187.7米（潭溪里），不但水系密布，而且風光旖旎，物產豐饒，魚米飄香，人傑地靈。

河流是大地上生生不息的血脈，它哺育萬千生靈，也給予兩岸民眾精神上不竭的養分，並且在早年間，是主要的物資和人員運輸通道。圍繞河流、碼頭、人員，演繹着數不清的酸甜苦辣五味雜陳的故事。

在一個夏日的午後，我們走訪了幾位老人——鄭幹清、鄭雲樹和謝振洲等，聽他們講述古渡往事。

老人們說，在沒有開通公路之前，汀江河的水上運輸和渡口是多麼熱鬧和繁忙的，這邊是石壁坑渡口，在這裏過渡的很多是到紫金山朝佛的香客，對門就是上杭的金山腳下（逕美）渡口，而且對面既是渡口，又是墟市，稱為龍潭墟或金山墟，此處水路上接官莊，下通才溪、舊縣、南陽、白砂、上杭城乃至永定峰市，既是交通要津，也是物資交易和人員集散地，更是各種資訊交匯之地，從長汀船載大米土紙木材糧食大豆，而從峰市或者上杭城滿載油鹽

老碼頭的美食往事

布匹及各種日用百貨副食，在碼頭上歇腳、卸貨，時至黃昏或無急事，亦在金山墟停留過夜，平常都有幾十小船，在夕陽的餘暉下，舟楫繁忙，人聲鼎沸，很是壯觀。

上杭城至汀州（長汀）的官道也在他們村邊經過，就近的地名是視頭渡——上石田——馬頭嶼——悅洋——辣子山——大灣埔——風吹口——下坑——千家村。

這裏可以稱為汀江的「黃金水道」，一江連三縣（長汀上杭武平）、一江帶兩山（紫金山梁野山），而且兩岸人口稠密、物產豐饒、人文薈萃，故飲食也頗具水鄉特色，老人們說，在筵席上，魷魚、明虎（墨魚）是桌上必備的，富戶則有「八大盤」之排場，一般家庭，則有魚板、米粿、河魚湯、紅燒肉等富有特色的地方菜，當地有俗語：「三爪圓魚（甲魚）、四爪鰲、五爪烏龜愛飛翔（要扔掉）」，意思是說：「在江上捕到三爪圓魚、四爪的鰲，都是吉兆，而五爪烏龜乃不祥之物，要趕緊扔掉。」

渡口碼頭自有飲食的特色，經濟不發達的時候，豆腐就是平民寶貴的蛋白質來源，而汀江豆腐柔嫩、潔白、韌性十足，既可烹煮豆腐，亦可搭配各種魚或肉，味美異常，而放排和拉絳苦力則鍾愛炸豆腐和豆腐乾的，它們富有營養而且廉價，米酒也是最

受歡迎的，幾乎在渡口的日日夜夜，炊煙飄起處，都有米酒醉人的香氣飄蕩着，它使得這一方小天地有着迷離的夢幻的詩意的色彩。

這條水道更有獨一份的景致，就是在寒冬的下雪天，村民一夜醒來，沿河兩岸幾十里河道，就有斑斑駁駁的肥美非常的「雪魚」，那時，各家老少婦孺出動，隨手拿起各種工具到河邊撈魚，不多的功夫有幾十斤大大小小的漁獲，只要簡單烹飪，就是人間的美食了。

時光如梭，也像這不息的江水，有些美好的事物讓人留戀，但有些也是無可挽回的了，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，這條水道仍然是暢通的，渡口上仍有木船擺渡，也有「枯藤老樹昏鴉，古道西風瘦馬，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」的唐詩宋詞韻致，那時候，上杭城到官莊每天都有汽船往來，老人們說，到了1972年，溯河而上開通公路，慢慢的，陸上交通徹底取代水上交通，這條「黃金水道」，這個數百年的渡口就永遠地退役了。老人們說，汀江是條有靈氣的河流，在那時炸石開路時，他們親眼見到像鍋蓋那樣的鰲，像小水牛那樣的魚飄在河中，有人不忍烹食。這20多年來，生態恢復愈來愈好了，他們說：「希望有生之年，重見一回鍋蓋大的鰲，水牛樣的魚，這將是汀江的祥瑞，也是民眾的福分。」



爽
姐
私
語

林爽兒

很久沒有去會展，因為不喜歡它途長路遠，不管是展覽還是大型活動，每次在舊黨還是新翼，都要我行餐飽，所以如非必要都不願去展場的。

然而今次是因為Gigi姐（黃淑儀），在書展我也去了兩個活動。先是跟着姐妹去舊翼聽謝寧的講座，聽完謝寧的新書介紹講座，緊接着我們轉往新翼找Gigi姐的攤位，開幕日她有新書簽名活動，進了書展的大場兒人頭湧湧，而我們找的攤位號數又莫名奇妙的不順序，左穿右插還要倒轉方向找，找了好一段時間總算找到了。

望着堆滿人的攤位，見到穿上粉紅色上裝、顯得甚有神采的Gigi姐正和書友、粉絲們介紹她的新書，她的這本新書確實似一疊菜譜，初見我都看不明白，直至拿起這本設計非常特別的烹飪書，才知道她這本「香港製造」的食譜的確新穎獨特。一個似放百力滋的盒子，裏面一張張可以抽出來獨立閱讀的菜譜前面是中文和食物圖片，後面是把菜譜翻譯成英文，都很細緻、很好看。說是「香港製造」，因為全部過程及印刷都在香港完成。

Gigi姐把她這第15本的食譜視為終極的作品，聽聽出版這書的來龍去脈！本來去年年初便計劃出第15本（應該是第14本），不過她又覺得14這數字不

黃淑儀的終極之作

好，於是當正第15本出，決定了之後她便立刻整理有關的資料，且與出版商洽談，然而出版商坦言如今沒有人出食譜，如果替她出也可以，她要包銷400本，為此Gigi姐打消了出第15本食譜的念頭。

在此同時，好友鄧達智說要帶她去見一位本是銀行家唐凱智（James）開的私房菜試試，當她去到那私房菜的地方甚是喜歡，裝修漂亮，道具（餐具）更是精緻有品味。食物當然是主角，原來這位新朋友一家五代都是在澳洲開餐館的。Gigi姐也向這位新朋友提出如果日後出烹飪書，希望借他的地方和道具拍攝；誰不知出版商那邊告吹，當Gigi姐回覆James說不用麻煩他，因為已不需要借他的地方了。誰不知James說不如我幫你出吧！且找來印刷、設計全力配合，James還做全本書的翻譯，Gigi姐便把她的資料全帶返香港準備一切。由於全組朋友各有正職，所以要配合他們的時間，而James和他的拍檔都要求很高，差不多花了一年時間，到去年的11月新書終於誕生。

Gigi姐開心地說：「這本書還分家庭版及經典版，絕對是終極之作！James要求極高，這第15本烹飪書無論在排版、印刷及色調，都是極品中之極品！」



● Gigi姐得到好多朋友支持，黃智雲和鍾Sir都先後到場。 作者供圖



鵬
情
萬
里

趙鵬飛

家裏的貓最近生了5隻小貓，花色各異，有一隻依稀還能辨出貓姥姥的樣子。貓姥姥叫三花，我給取的名字。因着牠通體烏黑，背脊一側卻漩了一朵黑白灰的花斑。

三花是隻流浪貓，有一日自行越牆賴在院中不肯走，決意要以此為家不再漂泊。那時正是春天，葡萄藤才吐嫩鬚，青綠纖巧，掐一段放在口裏，清新之酸味直衝鼻腔。三花可能是看了院中這一架葡萄藤，可以隨意攀爬。也可能是嗅到了院中有能讓她安心的氣味。彼時，黑豹剛離開不久，窩還沒有拆，三花貓佔大窩，自顧自住了下來。貓之所以流浪，多半曾遭人拋棄，也因此會異常敏感警覺，很難對人再生信賴。三花作此打算，想必有人所不能想到的原因。

黑豹是一隻體型碩大的牧羊犬，外表威猛剛健，性子內斂克制，若非有生人靠近院落，則終日一聲不吠。能得牠看家護院、陪伴家中老小十年，也是一段存在心底的長久感念。人的情緒很複雜，彌補和替代從來都不能真正實現。黑豹之後不再養狗，已是一家人共識。既是失去之後悲傷歷久不散，也是不願再蹈舊轍，重複告別之痛。三花的突

一隻失明的貓

然入住，暫時填補了空白，無意間又接續了另一段情感。

家人起初是被動接受，慢慢就習慣了三花的隨意和慵懶。很快，牠便生了3隻小貓。有橘色、有花狸，還有一隻花色黑白相間。這下我們才恍然大悟，牠之所克服心中憂懼靠近人群，不過是想給肚子裏的孩子，找一處可能的安然。

貓在未被馴化成家貓前，除了生育所需，大部分時間都是獨居，且晝伏夜出，便於捕食。後來，人類為了保護粒粒皆辛苦的糧食，圈養了貓，互為生存依靠。再後來，脫離溫飽之困的人，和貓之間有了情緒上的雙向需要。情感會滋生，也會起變化，甜蜜的時候形影難分，膩歪了，立時三刻反目成仇。貓是弱勢一方，被虐待、被棄逐，在所難免。無法探究三花此前遭遇過什麼，只是發覺這3隻小貓不再需要哺乳，牠便開始獨自頻頻外出。起初，只偶爾徹夜不歸，此後常常幾日難見，再就斷然絕跡，重歸茫茫人海或是荒野。

三花出走，大人還好，新傷舊疤疊加，痛感已鈍，家裏的小朋友，就難免勾起黑豹之痛，時不時追問三花下落。所幸，留在

院中的3隻小貓，照舊每日嬉戲，渾然不覺有變。

這次在青海一處戶外露營營地，我遇到了一隻失明的流浪貓。看到時，牠正在帳篷外蜷縮着身子曬太陽，眼睛睜無法睜開，還是把整個頭蜷在肉嘟嘟的肚子上。牠的失明，不知是天生還是為他物所戕害。帳篷的主人，一位是暫時厭煩城市喧囂，抽離出來找清淨的商人。在這塊營地紮帳已數月，無意間收留了這隻跌跌撞撞覓食的流浪貓，給牠食物，也做個伴。

營地是兩個有着小麥色膚色的中年男子在經營。問及二人關係，四目相視一笑，不約而同答我說是髮小。因自小愛戶外，雖城市有家，多年癡迷各種戶外運動，偶然在河谷發現了這一片水草豐茂之地，得到允准，着手對附近的溪流和牧場做了整理，又搭建了蜿蜒的木棧道，營地就此有了雛形。

開放後，立刻成了附近城市人眼中的流浪綠洲，3,000元人民幣一年可租千呎。繳了租，就能沿着溪流，自由搭建營帳，營地提供電源、網絡。附近村民的雞蛋、牛奶、菜蔬、柴火，從此在家門口也有了銷路。



踏
地
觀
察

湯湛兆

跟朋友自駕漫遊珠海，不算是跟得上潮流了，今時今日才去，簡直屬後知後覺。

我還沒有內地駕駛證，朋友們都催促我快快申請，但要適應左右軔不同，以及不熟悉內地交通情況，真的沒有太大信心。所以，這次還是跟朋友的車。自駕遊的好處，是能隨心所欲。清晨從港澳大橋過關，車子在寬闊的珠海大道上馳騁，沿途盡是整齊的綠樹和新建的高樓。

午餐時分，我們去吃小炒，珠海的消費價格比深圳更便宜，滿口鮑魚、大蝦及其它海鮮，每人也不用花100元人民幣。之後我們去了大商場，大家都去了洗手，因為不用找位置，清潔和打蠟也比香港實惠多了。

商場內，我們讓孩子玩VR遊戲、夾公仔，人很多但還算好，玩貴一點的項目也不用排隊。大人則去了按摩。朋友說珠海的平均人工是約5,000元人民幣一個月，所以較昂貴的消費，都是給外地人的，尤其是澳

珠海自駕遊

門人。

之後便出發到香港人最密集的購物天地——山姆超市。朋友們都是常客，買廁紙買洗衣珠，全都放進購物車。我不太热衷購物，只是在看他們表演。但好戲在後頭，他們還買了一盒生羊肉，我想，不是不能帶入境嗎？原來他們是買到樓上的火鍋店，這一次的重點是晚上這一餐，除了自備羊肉，他們還會在附近的餐廳點「啫啫煲」，鄰近的店員便臨時擔當外賣員，捧着兩個煲來，看得我目瞪口呆。朋友說內地最好就是這樣，完全「任點唔嚟」，可以跨店點飲料、點菜式。我們在一間食店，吃了3個供應商的食物……

回程時，朋友們都先去入油，畢竟內地油費較低。關口很多車，但全電子過關，不算慢。朋友說，暑假開始，也算車多。我們談起珠海的人，對香港人湧上來應該也愛恨交織——愛自然是促進消費，但就造成人車多堵車嚴重的情況。針無兩頭利，看來「粵車南下」後，我們都會有同感。